

红旗飘飘

32

本社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封面画：《延河边上》(油画) 钟 涵作

封面设计：秦耘生

责任编辑：戢遐龄

红旗飘飘 (32)

本 社 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6.75印张 2插图 144千字

1993年8月北京第1版 199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000册 定价4.20元

ISBN 7-5006-1250-8/K · 194

目 录

难忘的回忆	阎长林
廉洁奉公的楷模	
——忆刘少奇同志二三事	马济彬
位尊难移公仆心	陈 浩
人民的光荣 革命者的楷模	
——记朱德的清廉作风	吴殿尧
于细微处见精神	
——记陈云同志二三事	肖华光
行廉志洁泥无滓	
——叶剑英的故事	范 硕 丁家琪
廉风永范	薛洪兴
病中的罗帅	黄 瑀
徐向前元帅的风范	张 麟
共和国最后的元帅	陈克勤 董保存
要当“父母官不当老爷官”	张桂森口述 黄立秋整理
为政清廉严于律己的彭德怀	门吉寿

难忘的回忆

阎长林

1946年夏,正当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,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时候,我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,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,担任毛主席的警卫排长和卫士长。

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,毛主席勤政、廉政的高风亮节和对党对人民的热爱,给了我深刻的教育,使我难以忘怀。如今,虽事过三十多年了,可想起当年的一些事,仍记忆犹新,令我激动不已。

为了建立新中国

1948年8月的西柏坡,正当酷暑季节。特别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这段时间,毒花花的阳光,火焰一般炙烤着山坡、田野和房屋。

毛主席住的是一间平房,又矮又小,又没有通风的窗子,靠近房周围的树都很小,不能遮挡阳光。所以屋里不但温度很高,还很憋闷,简直象个小蒸笼。这对主席的休息非常不利。因为他的习惯是夜间工作,白天休息,中午正是他睡觉的时候。过去在延安和在陕北转战途中,住的都是窑洞,而且多在山沟里,夏天也很凉快。现在在这样的房内,这样的中午,哪里睡得成觉?我们看到主席一躺下就浑身汗水淋淋,象刚从水里出来一样,常

常睡不了多大一会就热醒了。

头几天，主席热醒后，用凉水擦擦汗，就看文件或读书报。每当这时，我们就赶快送上一把扇子，换一盆凉水。但他一忙起来就什么都忘了，根本顾不上搧扇子。有时实在热得不行了，就用凉水洗一洗，或者在屋子里走一走。几天下来，他就明显露出疲倦的神色了。我们心里都很着急和不安。这样下去怎么办呢！

为此，大家想了很多办法。首先保证他吃好。高师傅很有办法：在大米里加上少量小米，使做出的饭软而有香味；买来滹沱河的鱼和主席最爱吃的青辣椒，做几样湖南风味的菜；有时也做一碗扣肉让他改善生活。他喜欢吃，但医生不让，只能少吃几块。主席白天睡觉，我们就保证环境安静，不让有一点声响惊动他。可是这都解决不了消暑的问题。我们找了几处有树林子的地方，想让主席中午最热的时候到那里去休息一会，不过没有敢对他说，怕他不同意。

这天中午，主席又从熟睡中热醒。他烦躁地在屋里走了几步，问：“这附近有没有清凉一点的地方呀？”我们立即回答说：“有。后沟礼堂旁边有片树林子，顺河往东十多里地方的苏家庄和郭苏镇都有树林子。”

主席听了，略为沉思一会，用征询的口气说：“那咱们现在就在那里去休息休息，好吗？”我们当然没有二话。主席就把桌子上的文件、资料和几本书装进一个帆布包里，我们搬了一个可以半躺的帆布靠椅，拿了个热水瓶，就和主席一起乘车到达苏家庄的树林里。

这里离西柏坡有十多里地，离村子也有一段距离，不远的地方还有个大水塘，很凉爽。主席很高兴，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这地

方很好嘛，以后再热得没办法了，咱们就到这里来。”说着就仰靠到躺椅上，闭起眼睛。

看到这情景，我们很欣慰。前一段他实在太忙，连续开了几个会，最近开会少了些，说明各个战场上的形势都很好，主席可以放心地歇息一下了。可是再看主席，他已经坐了起来，从包里取出文件看了起来。这些文件中有各个战场的情况，许多统计数字，还有过去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文件。他一边看，一边用笔划着，有时站起来轻轻走动，有时又坐下来匆匆写着什么，有时又放下笔静静思考，显然是在想着重大问题。我们给他倒上一杯水，劝他休息一会，他只是点点头，连眼睛也不抬。这哪里是来休息呵！

下午四点多钟，天气已不那么热了，我们怕主席在树林子里待久了会着凉感冒，就请他回去。他还有点恋恋不舍，又停了一会才起身上车，临走时还说：“这个地方很好，明天如果还热，我们再来。”连着几天，主席都外出到几个凉爽的树林子里去办公，还叫我们把饭带上，在外边吃。

一天上午，主席还在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又做了准备，等主席起了床就出发。可是主席起床后就告诉开饭，说是今天不出去了。接着就是没日没夜地在屋里看文件，紧张地写着什么。许多首长也从外地赶来了，说是要开会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前几天他不是休息，而是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为会议作准备呀！

记得会议是9月8日开始，到13日结束的，地点就在机关的小饭堂内。开会时是会场，吃饭时是饭堂。外边来开会的首长，好几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，晚上就围在会场的灯下看材料、写材料。条件虽然艰苦，但比起半年多前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开会时，已经好得多了。当时，我并不知道这是一次什么会议，只听

到毛主席讲了话，其他首长讨论得很热烈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一次政治局会议，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任务，非常重要。现在，每当我读着《毛泽东选集》上那篇《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》的文章时，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毛主席在酷热中为这次会议做准备时的情景。

9月会议以后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更忙了。以前，毛主席也经常召开书记处会议，虽然有时也开长会，甚至连续开，但次数毕竟不太多。这时就多了，几乎天天都开。

每天晚上八点左右，少奇同志、朱总司令、周副主席、任弼时同志，都准时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室，有时作战部、宣传部有关的同志也来参加。而且这些会还有个特点：都是通宵达旦。夜里是毛主席的工作时间，周副主席为了工作方便，从陕北转战时起，也改为夜间办公。不过他兼着军委总参谋长，尽管夜里不睡觉，白天还得开会布置工作，还有外交、侨务、统战、新闻宣传等事情要他处理。好象有着用不完的精力。少奇同志那时五十岁，精力旺盛。朱总司令一则因为年过花甲，平时又有早睡早起的习惯，对夜间开会不适应。由于开的都是关于打仗的会，他就坚持参加。有的首长劝他回去休息，他就说：“这么高兴的事，我回去也睡不着。”话是这么说，连续开会毕竟太疲劳，有时开着开着他就睡着了，其他首长也不惊动他，等到要决定问题才叫醒他。他抱歉地说：“哎呀，我睡着了！”周副主席关心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你休息一会，就能坚持到底了。”毛主席也说：“咱们这一段会议多，总司令在开会时寻机睡一会，精力更充沛，是一件好事嘛。”又指了指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说：“我们三人打疲劳战惯了，在陕北打了一年多，打败了蒋介石妄想消灭我们的野心。现

在咱们再一起打一段疲劳战，彻底打败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。不然，事情这么多，又这么重要，少数人作不了主呀！”

辽沈战役胜利结束的那天晚上，首长们照常在主席的办公室里开会。大家想，今晚首长们一定要庆贺一下，说不定还要喝点酒呢，今夜的夜餐要做得特别好。于是，高师傅来了，周师傅来了，做湖南风味菜的赵师傅也来了。这三人都经过长征的老同志，在延安时都给主席做过饭，今晚都想来露一手。他们做了饭，做了菜。有干有稀，有荤有素，有热菜，也有下酒的凉菜，品种众多，花样好看，数量也适当。饭菜都做好了，可首长们还不说吃，几次去催问，都是周副主席说：“再等一会。”事后才知道，他们乘着辽沈战役的胜利，又在部署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了。

这次夜餐准备得最早最丰盛，吃得却比往日晚，直到夜很深了才开饭。工作人员和厨师把做好的饭菜一齐端了上去。以往，饭菜稍为好一点，首长们总说做得太好了，再三追问有没有超过标准。这次，我们开始也担心会挨批评，可是端上来后，他们什么也没说，立即吃了起来，胃口也特别好。他们边吃边说，谈笑风生，沉浸在欢乐之中。看到自己运筹的战役胜利进行，革命事业迅猛发展，怎能不高兴呢！

不久，又传来了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，歼敌五十五万多人，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、中原地区。紧接着，平津战役也打响了，张家口、新保安的敌人被歼灭，天津也获得解放，傅作义将军宣布起义。至此，三大战役胜利结束，共消灭敌人一百五十四万多，国民党军队基本上土崩瓦解。后来周副主席说：“毛主席在一个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战役！”这是千真万确的。

1949年10月1日凌晨六点，东方天边已露出桔红色的曙光，主席才缓缓走出他的办公室，来到院里，点起一支烟，边抽边轻轻踱起步来，神色显得有些疲倦。

他太累了！这些天连续开会，非常紧张。昨天晚上没有召开会议，主席本来要早休息，以便次日有充沛的精力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。但他仍然没休息成，在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深夜。我几次去提醒他，他只答应，却不离开桌子。周副主席也几次来电话，催促主席早点休息，要保证上天安门的时间，他才停止工作，兴奋地站起身来。

是呵，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。几十年来，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英勇奋斗，流血牺牲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记得1947年3月18日晚上离开延安时，主席语气肯定地说：“延安还是我们的，全中国都是我们的！”时间才过去两年多一点，这个伟大的预言就实现了，谁能不兴奋呢？主席大概也是这样吧。

平时，主席是下午三点起床，今天要参加开国大典，大典前还要开一个会，所以要在下午一点起床。时针指到了一点，我们心里很矛盾。想让他多睡一会，又不得不把他叫醒。我轻轻喊了一声：“主席，到一点了。”他听到喊声，一下折起身子，坐在床上，揉揉眼睛说：“这么快呀！”说着下了床，很快刷牙洗脸，吃了饭，穿上那件绿呢军装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劝主席做一套新衣服，他没有同意，说：“这一套不是很好嘛，就穿它吧，不要再做了。”现在他将要穿着这套军装去参加开国大典了。

下午两点五十分，毛主席走出大门，其他中央首长：少奇同志、朱总司令、周副主席、弼时同志等已等在丰泽园门前了。主席见了这些战友，立即上前一一握手。周副主席问：“主席今天

睡好了吗？”主席摇摇头，风趣地说：“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疲劳战，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今天是建国第一天，又是一个疲劳战。我一直没怎么睡，吃了药也睡不着。上天安门又要站几个小时，咱们的一生就是打疲劳战吧。”其他首长都笑起来，主席自己也笑了。

毛主席和首长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时，正是下午三点整，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了二十八响，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，毛主席轻轻按动电钮，巨大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。在这万众欢腾的时刻，毛主席用浑厚洪亮的声音宣布：
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央人民政府，今天成立了！”

这高昂的声音，透露出主席的兴奋心情。几十万人的欢呼声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显示着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。

随后是检阅。毛主席目光炯炯，伟岸地站在城楼上。最先走过的是陆、海、空军，接着是群众队伍，文艺大军，体育大军。时间太长了，我们担心主席太累，就请他进了休息室。他还没有来得及喝水，就和在那里的程潜先生说起话来。主席刚点起一支烟，周副主席就匆匆走进来，对主席说：“你预料得对，要在天安门上站几个小时。”原来群众队伍到天安门前，见不到毛主席不愿往前走。毛主席对程潜先生抱歉地笑笑，放下刚抽了几口的烟，又回到了城楼上，对游行的群众招手致意，直到大典结束。

这天夜里，主席办公室的灯又亮到很晚很晚，他又在为新中国的建设绞脑汁了！

共产党人的章法

湖南省和平解放以后，毛主席家乡的亲戚和朋友来信很多。

有的来信，是想到北平来看望毛主席；有的来信，是要毛主席给他们安排工作；有的来信，希望毛主席帮助他们解决困难；有的来信，是让毛主席帮助打听一下自己亲人的下落。

有一次，秘书田家英同志，拿着一大叠子从湖南寄给毛主席的来信，对毛主席说：“这么几天，又来了这么多的信。”

毛主席把信拿在手里，一封封看了看来信的地址，随后说，全国快解放了，人也当官了，亲戚朋友也多了。这么多的信，我如果天天看信、写回信，接待他们来北平，解决他们的问题，别的事情也就不能做了。凡是亲戚、朋友、同乡、同事、同学来信要求来北平，或者要求我解决什么问题的来信，如果你们处理有困难，就交给我处理。一般的来信，由你们处理。过一段时间，写个简报交给我看看也就行了。原则就是这样，凡是要求到北平来看我的，现在一律不准来，如果他们不听，一定要来，往返的路费叫他们自己出，来了我也不见，机关也不接待，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。不要说我这个人不讲情面。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，一律谢绝，我这里不介绍、不推荐、不说话、不写信。凡是反映地方政府和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的来信，我们只收集材料，做为研究工作时参考，不直接处理，也不向下批转，以免使地方政府和干部为难，不敢大胆工作。

毛主席在八九月份里，尽管工作十分繁忙，但还抽出时间来看看家中亲友们的来信，并且还写家信。他写好回信以后，叫我们通知田家英同志来取。一次，在田家英同志夜间来取信的时候，毛主席对他说：

“我们共产党的章法，决不能象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，一个人当了官，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。如果那样下去，就会脱离群众，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。”

在一次散步的时候，毛主席说：

“我对开慧家里的人都和我家中的亲人一样，非常有感情。开慧在家乡搞革命工作，他们都支持。开慧被反动派逮捕以后，他们也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。开慧被反动派杀害了，他们冒着风险收殮尸体，还营救岸英他们，把他们送到上海交给地下党组织。他们这样做，我是非常感谢的。可是，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本来在湖南农场工作很好，现在来信又要我在北平给他安排工作。我如果这么做，不说以后其他的亲友也会提出这类要求，就是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工作问题，我也是强加于组织，强加于群众呀。”

我说：“全国就要胜利了，机关进城以后，各个部门也招收了许多新参加工作的人员。也有许多老同志的家属和亲朋来了，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，一说也就参加工作了。”

毛主席说：“机关招收新人，那是工作的需要，是完全正常的。我如果把他介绍到机关里去工作，那就不正常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主席对开慧家里的感情是很深厚的，请他们到北平来看看，给他们谈清楚，他们会理解的。如果主席现在忙，顾不上，再过几天叫他们来也可以嘛。最近，机关里许多老同志的家属也来了不少，我的家属也来了，在香山住不方便，我带着他们看了看故宫，就叫他们回去了。”

毛主席说：“是呀，机关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，都是正常的现象，也应该来看看。我的亲友要来，就可能变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，可能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，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到的。”

这次谈话不久，毛主席就亲笔给杨开智先生写了回信。

杨开智先生：

来函已悉。老夫人健在，甚慰，敬致祝贺。岸英、岸青均在北平。岸青尚在学习。岸英或可回湘工作。他很想看外祖母。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，她是几百万牺牲者之一，你们不必悲痛。我身体甚好，告老夫人勿念。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，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，有便望告。此复，敬颂大安。

毛泽东

八月十日

后来，毛主席又给杨开智写了一封信。告诉他不要来北平，不要让政府为难。

有一次，毛主席还对我说起陈玉英的事来。

毛主席说，陈玉英在坂仓杨开慧家当保姆，带着两个孩子工作了很多年，受开慧的影响，思想比较进步。反动派逮捕了杨开慧，把陈玉英也抓进了监狱。在监狱里，她表现得很坚定，决不屈服。一个农村妇女，在敌人面前表现这么好，真值得钦佩和尊敬呀。她现在在湖南长沙纺织厂做工，不是很好嘛，她也要到北平来让我安排工作。做什么工作呢？我也不好把她放在我家当保姆，这里也不需要。到北平纺织厂做工吗？那还不如在长沙好嘛。好象有些人在想，只要找到我这个毛泽东，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。我们共产党人是有章法的呀，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呀。

毛主席还说，你们都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了，我对你们都很有感情，对你们也都是信任的。你们如果出去做什么重要工作，我

都是支持的。但是，我不好说，让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官，当什么长吧？这样，就是强加于组织，强加于群众了嘛。我搞特殊，群众不拥护，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嘛。

9月份，政治协商会议正要召开的时候，突然从毛主席的家乡来了一个亲戚，他说是毛主席的表弟，要见毛主席。我接待他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：“你事先怎么也不写信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不会写信，也没有找人写，我知道到了武汉乘火车就可以到北平，我就是来看眼睛的，没有别的事情。”

我仔细看了看他的眼睛，眼睛红肿得很厉害，确实有病。

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毛主席。毛主席听我说他表弟的眼病很厉害，就答应见见他的表弟。

毛主席第一句话就问他：“你来时怎么也不先写封信？”

他对毛主席说：“你还不知道，我一个大字不识，我们家里也没有一个会写信的人。我来就是看眼睛，总怕眼睛瞎了。家里的人想来北平的很多，我没敢和他们说，就跑来了。”

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，问了问亲友及家乡熟人的情况，以及家乡的一些变化。

毛主席对我说：“给他找一个住的地方，不要住招待所，你和他一块在大灶上吃饭。请保健科给他联系医院，看看眼睛，要完全自费，需要多少钱，由我负责。”

毛主席的表弟在我屋里住了几天，就住进了医院。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花了人民币一百多万元。这些钱，都是毛主席出的。他出院时，因为天气比较凉了，毛主席给了他一套棉衣，临走时还请他吃了一顿饭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毛主席鼓励他在家好好务农，积极参加农业劳动，要遵纪守法，事事都要起模范作用。

毛主席还对他说，以后凡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要来北平，如果不听我的非要来这里，我是不见的，机关也不接待。他怎么来，就怎么回去，往返路费完全自己负责。我的话，你回去可以给所有亲戚们、乡亲们说，他们有事情，可以往这里写信。

因为毛主席的表弟把眼睛治好了，又见到了毛主席，所以他非常高兴，他对毛主席说：“你的话，我一定给亲戚们传达。就说你的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接待大家，现在都不要来北平。以后你的工作不太忙了，谁要想来，也必须经过你的同意。”

毛主席说：“就照你现在的话说就行。”

从此以后，毛主席的亲友很少来北平。有的人因为有事，给毛主席来过信。毛主席在回信中，总是严格要求亲友，嘱咐他们积极劳动，努力学习和工作，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不要搞特殊。他还嘱咐亲友，要政治上进步，安分守法，生活上艰苦朴素。毛主席这么从严要求，使我们很受教育，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。

毛岸英的婚事

在延安的时候，毛岸英就认识了刘思齐同志。到了西柏坡以后，岸英和思齐便确定了关系，并希望结婚。

毛岸英小的时候有过痛苦的经历。他八岁时，就跟着妈妈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投进了牢房。他亲眼看见妈妈被反动派杀害。后来通过党组织和开慧同志亲友的多方营救，孩子们才获释出狱。外婆和舅妈冒着风险，把岸英、岸青和岸龙送到了上海。

在上海，地下党组织把岸英兄弟三人，安排在互济会办的大

同幼儿园里。不久,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,岸英兄弟三人被迫离开了幼儿园,流落在街头。岸龙在颠沛流离中失去了下落。为了活下去,岸英和岸青就当报童、捡破烂、卖油条,时常受到污辱和打骂。

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以后,党中央便指示上海地下党寻找岸英兄弟。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和岸青,就把他俩送到了苏联。

刘思齐的爸爸叫刘谦初,他曾任过山东省委书记。1932年,被反动派逮捕杀害了。以后,刘思齐就随母亲张文秋同志到延安。在延安学习期间,她的母亲和一位红军同志陈振亚结了婚。1940年,陈振亚同志带家属到苏联学习和治病,路经新疆的时候,被反动派盛世才扣压整死。1946年夏天,张治中任新疆省主席之后,将扣压在新疆的中共干部和家属一百二十多人,全部用汽车护送到了延安。刘思齐回到延安不久,便和毛岸英同志相识了。

毛主席撤离延安时,岸英东渡黄河,到晋绥解放区参加了土地改革。1948年初,又到渤海地区参加了土地复查工作。5月份,岸英离开了山东,到了西柏坡,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编辑助理工作。

岸英到达西柏坡以后,正赶上思齐到西柏坡来探亲。思齐当时就住在毛主席的家里。

过了一些日子,岸英就向思齐提出了婚姻问题,并且希望马上结婚。

思齐说:“你这个人很好,咱俩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,但你对我的帮助很大。我现在还年轻,又正在学习,不好考虑结婚的事,咱们以后可以经常通信联系。”

岸英对思齐的回答是不满意的,他说:“我今年已经二十六

岁了，早已超过结婚的年龄了。咱们结了婚，保证不影响咱们的学习。”

思齐说：“咱们可以确定关系，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吧。”

由于岸英结婚的心情很迫切，而且又向思齐做了保证，这样，思齐也就答应了岸英的要求。

岸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青年。他聪明能干，生活艰苦朴素，对人特别热情。他经常和同志们谈学习，谈理想，他常把在苏联学习时的所见所闻，讲给大家听。他对革命的胜利充满着信心，他说：“将来革命成功了，全国人民都能过上没有剥削、没有压迫的幸福生活。”

虽然岸英和思齐都同意结婚，他俩知道这件事还应该得到毛主席的同意。

1948年8月的某一天，他俩来到毛主席的住处，向毛主席提出了他们要结婚的事，并说，他们已经听取过伯伯和大妈们的意见。

毛主席说：“你们俩都同意，我没有什么意见。你们俩接近交谈，早已给我说过了，我早也同意了。我没有意见，同意你们结婚。结婚后，你们要好好工作，好好学习。”

说完，毛主席又问思齐：“你正在学习，学校还没毕业，现在结婚不怕影响你的学习吗？”

思齐说：“结婚后好好安排安排，不会影响我的学习。”

谈话就要结束了，几个人都很高兴。等岸英和思齐快要走的时候，毛主席又跟思齐说起话来。

“岸英是1922年生的，思齐你是哪一年生的呀？”

“我是1931年生人。”

“他比你大八九岁，你知道吗？”